退溪言行錄 大

學問 讀書 論格致 存省 論持敬 論∟位 敎人

講辨 資品 起居語默之節 律身 居家 附鄉約 奉先 家訓

退溪先生言行錄凡例

一老先生言行散出於及門諸賢之劄錄殆至數十家檢討權公斗經裒成一帙多有錯謬壬子夏花山章甫若干人遽以入梓遂至傳布於世遠近士林以爲不可不改或貽書辨論或合席商確刪其繁複正其訛舛翌年秋改刊于陶山書院其規模與花本不同

一花山本所載與諸賢所錄多有違異處至於先生手筆或別立贅語而混爲添補或不究本旨而輒自刪改以此傳後實爲未安並爲手本更爲釐正

一花山本所載前集講解出於先生手本而釋柳子厚詩跡麻方寂歷之義曰寂歷與寂寞不同蓋寂而有跡影離離

之象又引坡詩寂歷疎松欹晚照之句以爲其義可黙會
云云而權公以李白巫山屛風詩歷歷行舟泛巴水之句
隱然添補有若皆出於先生手筆者殆如此之類難以殫
記且詩家註解於先生言行甚不緊切故盡爲刪去
一堂啓日記 上問心統性情先生對曰夫氣爲形而理具
於其中合理氣爲心而爲一身之主宰焉所謂理具於其
中者性也自性發用者情也云云而權公自合理氣以下
至理具於中者二十一字任自刪去使語意乖戾大失本
旨亦依元本還錄
一回示天使書亦出於先生手本而以尹別洞祥附於趙文
正公之下恐不無斟酌底意而權公直以已見移列尹公於

本朝諸賢之上其下又有隨意刪改處亦依手本並爲釐正
歐陽公再娶薛奎女當時有舊女壻爲新女壻之戲祝公
穆事文類娶載此語諸書亦有之而權公補註云歐公無
再娶薛氏事以先生答問謂之未知何據錯誤甚矣此等
註語盡爲刪去先生年譜刋行已久家藏而户存則今又
幷編於是書有疊床之嫌至如先生自銘及高峰所撰碑
叙月川所撰摠録諸篇亦已見録於年譜故並不載焉
鶴峰所撰實記文峰撰通述栗谷所撰遺事花山本載之
卷首而今則移附卷末一依二程全書朱子年譜例
一先生舊宅又得文峰所撰通述手本當時及門諸賢逐段
付標略加刪節謹依此釐正與花本略有同異焉

一花山本每條下記事諸賢皆書别號如鶴峰所録則曰鶴録文峰所録則曰文録而今則謹書姓諱依朱子語類例

一文集所載若干條見録於花本者今皆刪去或次序倒置年條錯誤者亦爲參考釐正

一是書之彙分類别盖爲取便於繙閱則目固宜齊整精詳而花山本多有疎闕玆更别立格致持敬奉先家訓崇正學論科擧之獘等門目又添録門下諸賢所録不入於花本者凡八十餘條添録於各條之中

一凡諸傳後文字必有序文而先生文集編輯時名賢巨儒不敢下手鄭文穆公至引佛頭著糞之語以辭之今亦依文集例無序文

一澤堂李公 家訓儘有好語而此本所載皆出於門下諸賢及同時羣儒之手李公旣不及門時代又稍下故亦不錄於此

退溪先生言行錄凡例終

退溪先生言行錄目錄

第一卷
學問
讀書
論格致
存省
論持敬
成德
教人
第二卷
講辨

資品
起居語默之節
律身
居家附倫約
奉先
家訓
處鄉
辭受
第三卷
交際
飲食衣服之節

樂山水
出處
事君
告君陳誠
居官附教子弟居官
第四卷
論理氣
論禮冠昏喪祭
論時事
第五卷
論人物

論科擧之弊
崇正學
雜記
遜臣啓辭
考終記
第六卷附錄
實記
通述
遺事
行略
崇終獻議

敎文
祭文

退溪先生言行錄目錄終

退溪先生言行錄劄記諸子目錄

趙穆 字士敬號月川橫城人居禮安

洪仁祐 字應吉號耻齋南陽人居漢城

朴淳 字和叔號思庵羅州人居懷德謚文忠

具鳳齡 字景瑞號栢潭綾州人居安東

金富論 字惇叔號雪月堂光州人居禮安

權好文 字章仲號松巖安東人居安東

鄭惟一 字子中號文峯東萊人居安東

金明一 字彦純號雲巖義城人居安東

文緯世 字叔章號楓巖南平人居長興

李珥 字叔獻號栗谷謚文成公德水人居漢城

金誠一 字思淳號鶴峯諡文忠公義城人居安東

柳雲龍 字應見號謙巖豐山人居安東

金宇顒 字肅夫號東岡諡文貞公義城人居星州

吳澐 字大源號竹牖高敞人居榮川

李德弘 字宏仲號艮齋永川人居禮安

李安道 字逢原號蒙齋先生孫

禹性傳 字景善號秋淵丹陽人居漢城

鄭逑 字道可號寒岡諡文穆公清州人居安東

鄭士誠 字子明號芝軒清州人居安東

金睟 字子昂號夢村諡懿公人居漢城

趙振 字起伯漢陽人居漢城

金隆 字道盛號勿庵咸昌人居榮川

柳希春 字仁仲號眉庵人南海

李國弼 字棐彥居漢城人

具思孟 字景時號八谷諡文懿公綾州人居

家書 先生教誨子孫之書○此以下雜於別立門目姑爲附見於此

堂后日記 政院注書輪遞入侍記登對時說話

回示天使書 先生答天使許國魏時亮書

論語講錄 出先生所撰四書釋義

中庸釋義 出先生所撰四書釋義

退溪先生言行錄劄記諸子目錄終

退溪先生言行錄卷之一

類編

學問

先生十二歲時受論語于叔父松齋先生名堣字明仲一日將論語中李德弘錄作子張篇理字問曰凡事之是者是理乎松齋喜曰汝已解文義矣李安道

先生曰叔父松齋公勸學甚嚴不假辭色嘗背誦論語兼集註自初章至終篇不差一字而亦無奬許之言余之不怠於學皆叔父教督之力也金誠一

先生少時偶遊燕谷里名近溫溪谷有小池水甚清淨先生作詩曰露草夭夭繞水涯涯溏清活淨無沙雲飛鳥過元相管只怕

時時蕪𥴹波謂天理流行而恐人欲間之金富倫○金誠一亦記此詩曰此與

朱子觀書有感之詩同其意云云

先生自言十九歲時初得性理大全首尾二卷試讀之不覺心悅而眼開玩熟蓋久漸見意味似得其門路矣李德弘

先生嘗言吾少時有志此學終日輟不終夜不寐遂得痼疾迄未免病癈之學者須量其氣力當寢而寢當起而起隨時隨處觀省體驗不使此心放逸而已何必如此以致生病乎李德弘

嘗曰余自少雖志於學而無師友啓發之人倀倀數十年未知入頭下工處枉費心思探索不置或終夜靜坐未嘗就枕仍得心恙廢學者累年若果得師友指示迷道則豈至枉用心

力而老無得乎金誠一○此雖是自謙之辭而其學超然獨得不由師友亦可想也本註

嘗謂學者曰吾少時有志此學中因心病幾至癈墮晚復覺悟欲了此一大事而血氣已衰志慮難強可歎也鄭惟一

先生嘗遊學泮宮是時初經己卯之變人皆以學問為忌諱日以戲謔為習先生獨斂然自持動靜言行一遵規繩見之者相與指笑之所與交遊者惟金河西麟厚字厚之一人而已嘗訪上舍姓黃人始見心經附註其為註皆程朱語錄人見之或不分句讀先生閉門數月沈潛反復自然心會如有不得者亦不出強探力索姑置一邊時復拈出虛心玩味未有不洞然處李德弘

先生自言吾得心經而後始知心學之淵源心法之精微故吾

平生信此書如神明敬此書如嚴父 李德弘

先生曰余自少有志於學不可謂無學問之功然不得與明師友難疑辨惑於道理殊無的見學未優而遽至登仕則又不專於素業矣自近年讀朱子大全稍有見處然安敢測其門牆之深奧乎 金富倫

先生曰余雖老而無聞但自少篤信聖賢之言而不拘於毀譽榮辱亦未曾立異而為衆所恠若為學者畏其毀譽榮辱則無以自保矣要之學者須是硬確方能有所據守 金富倫

先生學問一以程朱為準敬義夾持知行兼進表裏如一本末兼擧洞見大原植立大本若論其至吾東方一人而已 鄭惟一

先生年益高病益深而進學益力任道益重其莊敬持養之功

尤嚴於幽獨得肆之地平居未明而起必盥櫛冠衣終日觀書或焚香靜坐常提省此心如日初升 金誠一

辛酉冬先生居陶山玩樂齋鷄鳴而起必莊誦一遍諦聽之乃心經附註也 金誠一

問書箴警之言揭座右觀省如何先生曰古人盤盂几杖皆有銘但心無儆省之實則箴書滿壁亦何益哉為學如張横渠晝有為夜有得言有教動有法瞬有存息有養則此心常存而不放矣何待於揭座右也 金誠一

問朱子常令學者於平易明白處用工夫所謂平易明白處乃事親從兄日用常行之事乎先生曰然孔子告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是平易明白處也 金誠一

先生曰學者欲知入道之門却於朱子大全中求之則易得用力之地矣（金富倫）

先生冣愛心經係後論於篁墩之書而引魯齋神明父母之喻西山之後惟先生爲深知此書之味而自西山言之亦未爲不遇後世之子雲矣（鄭逑○鄭逑又答徐思遠書曰心經質疑初非出於先生之門爲一時門生私自記錄傳播行世未必瑩然無一毫未盡者今遂移錄書頭而泛然上進則恐非李先生之本意也）

讀書

先生嘗言吾十二歲受魯論於叔父松齋先生先生嚴立課程不使悠泛甚承敎惕勵未嘗少懈既得新知又必温故一卷既畢通誦一卷二卷既畢亦通誦二卷若此之久漸與初學不同讀至三四卷間有自通解處矣（李德弘）

先生嘗得朱子全書于都下閉戸靜觀歷夏不輟或以暑熱致傷爲戒先生曰講此書便覺胷膈生涼自不知其暑何病之有 金誠一

又曰人能讀此朱子書則可知爲學之方既知其方則必且感發興起從此做工積習既久然後回看四書則聖賢之言將節節有味於身上方有受用處 金誠一

先生家有朱子書寫本一帙卷帙甚舊字畫幾刓乃讀而敝也其後人多印出每得新帙必校讎點竄溫習一過章章融會句句爛熟其受用如手持而足蹈耳聞而目覩故日用之間語默動靜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之義無不脗合於是書人或質疑問難則必援是書而荅之亦無不合於事情宜於道義

焉是乃實見得信得及心融神會之所致非靠書冊徇口耳之所可能也 金誠一

問小學近思錄心經何書宜功先生曰小學體用俱備近思錄義理精微皆不可不讀而初學用工之地莫切於心經又曰以余觀之無踰於朱子書知舊門人質質病痛有萬不同故因材施敎對證下藥許多問答之中豈不有偶合於我者乎苟能沉潛玩繹如承面命則其於自脩之工豈曰小補之哉 金睟

先生初年批點朱書節要晩將定本頗有增損尚未及終篇 趙穆

朱書節要定本註解出於先生手錄然其間亦有追改者非可以一二言也 趙穆 朱書節要目錄與元本所附錄或有不合處未及稟質是爲遺恨爾本文

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用心性於理學之章章爛熟句句融會講論之際親切的當如誦己言晚年專意朱書平生得力處大抵自此書中獲也 金誠一

先生尊慕聖賢敬之若神明在上臨文必諱名稱某未嘗犯之 金誠一

先生讀書正坐莊誦字求其訓句尋其義雖一字一畫之微不爲放過魚魯豕亥之訛必辨乃已然未嘗剟改舊字必旁註紙頭曰某字疑當作某字其詳愼精審如此趙上舍穆嘗校讎心經附註字畫之訛者直剟正之註脚之不當刪節者卽添補之先生責之曰先儒成書何可一任己見去取之太快如此乎獨不思金銀車之誚耶 金誠一○韓退之子昶闇劣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銀車

祖襲其誤乃改根爲銀

先生曰未讀是書猶是人既讀是書猶是人二句當深戒也金誠一

問讀書之法先生曰止是熟凡讀書者雖曉文義若未熟則旋讀旋忘未能存之於心必也既學而又加溫熟之功然後方能存之於心而有浹洽之味矣金誠一

先生曰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之說實關於學者讀書窮理之法金誠一

又曰讀書之要必以聖賢言行體之心而潛求默玩然後方有涵養進學之功若悤悤說過泛泛誦說而已則是不過章句口耳之末習雖誦盡千編白首談經亦何益哉金誠一

又曰晝之所讀夜必思繹 金誠一
先生曰讀聖經反諸己有不通曉處須思聖人垂訓必就人可
知可行者立言而聖賢之言如彼我之所見如此則是自我
著力不精之故也聖賢豈以難知難行者欺我哉益信聖賢
之言而虛心求之則將有見得處 金富倫
先生曰讀書不必深求異意只就本文上求見在之義而已 金
富倫
問禹性傳柳成龍以爲朱子書不如心經之切要其說如何先
生曰未嘗讀了而遽有是說不可必沈潛積年熟讀詳味然
後方知親切也且爲學何可徑約而厭煩乎 金誠一
金士純學啓蒙書曰此書於初學工夫似不親切先生久之曰

若於是書熟讀詳味久久實體呈露目前事物無非這箇如何不親切 李德弘

嘗病德弘盡看細註曰如谷騰霧如波滾沙之說君其省之 李德弘

士誠與夾之壎之 夾之琴公應夾壎之琴公應壎先生門人 逢原讀書於淸涼山寺歸路候謁先生先生曰啓蒙書畢讀否讀書不可泛泛看過不見趣士敬乎讀書必如此方有所得也 鄭士誠

戊辰十一月初三日入侍夕講 是時宣廟新服春秋十七 講小學畢筵啓曰小學今已畢講以次第言之當先講小學而次大學今反先講大學而次小學矣然其工夫則當通小學大學而爲一故朱子大學或問初面以小學爲大學之根本而其通而

爲一之工夫則又以敬爲大本小學雖釋之以小子之學入
大學後亦不可舍此而專事大學也故曰聖學之所以成始
成終小學所以成始大學所以成終也以作室比之小學則
如脩正基址也備其材木也大學則如大廈千萬間結構於
基址也脩正基址而不構其室則是無終也欲構大廈千萬
間而不修基址則亦不能構矣故爲聖學之始終矣小學題
辭亦曰以培其根以達其支小學所以培其根也大學所以
達其支也此外雖講他書而其工夫皆爲大廈千萬間修粧
所入矣前日講論之書亦每自體念如明倫篇及敬身篇明
心術之要明威儀則之等處頃刻不忘日用之間天理流行
支支節節無不照管大學規模以此填之其他如語孟中庸

及詩書諸書皆當塡之於大學規模而爲之脩粧今雖畢講而亦常留念可矣古語有之爲學工夫不患其不能進前而患不能退步退步云者非謂退而不爲也舊日所學反顧溫習不忘之謂也溫故之工深至則知新之工亦不出於此矣常不弛於 聖念幸甚 堂后日記

論格致

在溪舍時一日先生語及諸葛孔明八陣圖仍出示其圖說使傳寫別本曰此亦格致工夫一端讀書之暇可以留意究觀也 文緯世

至日金就礪問今日一陽初動乃天地生物之始也草木根荄皆動生意於今日否先生曰風霜摧剥之餘雖枝條枯瘁生

意未形而其萠長之理已動於今日矣 金誠一

問一陽來復一草之微皆含生意人爲萬物之靈獨無靄然於今日乎先生曰人爲形氣之拘雖與天地之化似不相干而感應消長之理實如天地相爲流通故先生於姤復之日有開闗掩身之戒所以絶柔道防未然也然則人於此日獨無藹然之端乎非特此也凡介然之頃善端之萠皆陽復之日也人惟有欲故不能致擴充之功一端纔萠衆欲還汨始與天地之化大相逺絶哀哉 金誠一

先生使諸生授晝以觀其德令德弘造璿璣玉衡以察天象李德弘〇至今留在玩樂齋

問太極圖說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先生曰言五行卽陰陽

之所為陰陽乃太極之所為也非謂陰陽即一太極也 金隆

問圖解天地日月之上又加太極陽動陰靜五行之圈者何耶

曰八極立則太極陰陽五行及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不能違也 金隆

問圖解冲氣之說曰冲中義同土之氣不偏於陰不偏於陽其氣中也故居中 金隆

問圖解精粗本末將何以分之曰精與本太極也精與末陰陽也固如此看㪅凡天下事物皆當通看精粗本末皆太極之所為則果無彼此矣 金隆

粗

問生物底材料七者 陰陽五行 究合有好底時節有不好底時節否

曰不可以時節言蓋造物流行其氣元自有清濁粹駁如這

一朶花或早或晚或大或小或十分好艷或小色其分不齊想氣有不齊如這花大槩先看吾人稟得秀氣以生之義看得仔細純熟了則其他不齊之稟自然曉得不見鵬鳥賦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之語乎這語甚好金陞

○生物材料說見圖解第六校小註

問圖解小註勉齋說所謂衆理之總會萬物之本原蓋指太極而言若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者亦可謂衆理之總會萬物之本原否人果具衆理矣若物各自具適用之一理而已豈偹衆理乎先生曰在一物者似不可謂之衆理之總會然其所稟來者即太極之理則豈不可謂各具一太極乎豈太極衆理總會之中割取一理各付一物乎如一片月輝適照雖

江海之大一杯之水無不照焉一杯之月先豈以其水之小遂謂月不照也　金隆

問讀大學至格物章因其已知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似有得焉益窮二字是小子平生門路也先生曰以因其已知而益窮之爲平生門路甚善然不獨於知爲然其於行也亦當因其已行而益勉之二者並進其門路漸可通達而無礙矣

李國弼

存省

先生自少至老不喜羣居獨處一室涵養本源德弘問動時此心尤難収拾曰莫如主静而立其本曰心中或有如轆車樣者何也曰心氣未定貼故然耳心本虛靜若能定貼安有如

是紛擾底氣象 李德弘

德弘問顔子之不違仁曰顔子之心渾然天理如鑑未塵如水不波其工夫接續至於三月之久而無一毫私意之干無一刻怠忽之間惟有些子未化卻底故或於三月之後則未免一番間斷底意思才間斷了便更知之此未達聖人才一間處問先生能免間斷否先生荅曰何敢道無間斷吾於靜中莊敬之際雖或免放側若宴飲酬酢之時或不免弛放走作此平日所以凜然戒懼者也 李德弘

先生曰紛華波蕩之中最易移人余嘗用力於此庶不爲所動而嘗爲議政府舍人聲妓滿前便覺有一端喜悅之心其機則生死路頭也可不懼哉 金誠一

嘗言吾出身初年在京師每爲人所牽挽逐日宴飲責罰下位辨酒食羣飲規圓古規也暇日輒生無聊之心反而思之未嘗不愧恥焉李德弘

嘗曰少時從叔父松齋公于永嘉一日與人游獵于野醉而墜馬醒來痛自克責警省之心未嘗暫忘到今思之惕然若前日事金誠一

又曰嘗往琴聞遠名蘭秀先生門人家山蹊頗險去時按轡警敕心常不弛及還微醉頓忘來路之險縱然安行如履坦途心之操舍甚可懼也金誠一

嘗曰人之持心最難嘗自驗之一步之間心在一步亦難金誠一

問小子每欲閑靜獨居而不欲與人相接無乃褊僻耶曰果似偏僻然於學者不能無補余初時亦有此病不無所益李德弘

問克己工夫曰凡邪思之興或有才一警省而便能退聽底時或有愈抑而愈難制底時蓋一日之氣昏明有不同也 禹性傳

先生嘗曰初學宜好警省初間固多間斷底時然不已其工則漸漸輕至於久則常存而不放矣 禹性傳

德弘問心中不容一物然則雖有當然之則亦不可容乎曰非也心之全體至虛至靜如明鏡照物物來則應之而不滯物去則如故而虛明若係著一物如泥點鏡都不得虛明靜一氣象 李德弘

論持敬

答德弘論敬書因寫一通揭之于壁趙月川穆常侍左右問何以若是曰我雖教人如此而反諸吾身猶未能自盡故然耳

李德弘○論敬書見文集

常論持敬工夫先生曰如某者朝暮之頃或有神清氣定底時節儼然肅肰心體不待把捉而自存四肢不待羈束而自恭謹意以為古人氣象好時必是如此但不能持久耳 禹性傳

德弘嘗侍坐巖栖軒先生曰為學莫如先立其主宰曰如何可以能立其主宰乎曰敬可以立主宰曰敬之為說多端何如可以不陥於忘助之病乎曰其為說雖多而莫切於程謝尹朱之說矣但學者或欲做惺惺工夫或欲做不容一物工夫而先有心於尋覔而或涉安排則其不生揠苗之病者幾希不欲助長而總不用意則其不至於舍而不藝者亦罕矣為初學計莫若就整齊嚴肅上做工夫不容尋覔不容安排只

是立脚於規矩準繩之上戒謹於幽暗隱微之際不使此心少有放逸則久而後自然惺惺自然不容一物無少忘助之病矣伊川嘗曰非著意非不著意朱子答張敬夫書以敬爲主則内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捉把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程朱此說均當明白宜深味之因云動靜兼舉表裏俱該者莫如程子所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欺不慢之訓其可不服膺乎李德弘

德弘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先生引朱子之訓曰人之爲事必立志以爲本志不立則不能爲得事雖能立志苟

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
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
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
去他不得此說最緊切於學者受用宜深體之 李德弘

問一日操存雖無走作往往昏冥而無光明氣象曰持敬不熟
之故也強而操之則反有此病如波滾沙谷騰霧反以自昏

問何以則去此病曰別無他方法程子曰所以求收放心之
心是乃收放心之法然則所以求持敬是持敬之法備在先
儒四條之說大抵有此病者無他助忘之所致而忘病尤多
無此忘助之病則無此昏冥之病矣 李德弘

問延平靜坐之說先生曰靜坐然後身心收斂道理方有湊泊

處若形骸放怠無檢則身心昏亂道理無復有湊泊處故考亭對延平靜坐終日及退私亦然問靜坐有拘束之病則如何先生曰血肉之軀自少全無撿束一朝遽欲靜坐收斂則宜無拘束之病須是堅耐辛苦無快活時節更歷歲久然後方無拘束之病矣若厭拘束而待其自然則是乃聖賢百體從令而恭而安之事非初學所可能也大抵拘束之病實由持敬之工未至安肆日偷故也心若惺惺無所怠放則百體自然收斂而從令矣又曰為學之道必須專一悠久然後乃成而以一出一入之心為或作或輟之學則學何由成故朱子告滕共曰專一悠久為成二三間斷為敗 金誠一

先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當作四項看了有事

一也勿正二也勿忘三也勿助長四也 李德弘

問思慮之所以煩擾何也先生曰夫人合理氣而爲心理爲主而帥其氣則心靜而慮一自無閒思慮理不能爲主而爲氣所勝則此心紛綸膠擾無所底極邪思忘想交至疊璨正如轆車之環轉無一息之定貼也又曰人不可無思慮只要去閒思慮耳其要不過敬而已敬則心便一一則思慮自靜矣

金誠一

德弘問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先生曰寸膠即所謂阿膠也禹貢濟水性斤重橫絶黃河以流至阿縣則伏流地中故阿人穿井得其水煑膠而其膠甚力重投濁流即清故中原人佩阿膠投濁而得清譬如心爲物欲之渾持之以敬則心忽

惺惺也故先儒以敬譬寸膠也李德弘

成德

先生於日用動靜語默上平易明白無甚高遠之事而動容周旋中禮自有人不可及之妙金誠一

先生謙虛爲德無一毫滿暇之心見道已明而望之若不見德已尊矣而歉然若無得向上之心至死如一日其設心以爲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嘗見世人有自許太過者深以爲非必舉以爲戒金誠一

先生克養已至遇事裕爲雖在急遽之間神閒意定無胡亂忽卒底氣象金誠一

性傳出入門下久矣或燕居從容或對人酬酢未嘗見其著力

矜持而亦未見其懈慢之容終始如一 禹性傳

靜存李公甚 嘗曰某見退溪自少時內外端直表裏如一行已處無事一毫可疑後日靜存入夜對承 宣問先生人品亦以是對 禹性傳

趙月川言於德弘曰先生有聖賢底樣子德弘曰先生有平易白直底道理虛明洞澈底心事豈特樣子 李德弘

先生之學私欲淨盡天理日明物我之間未見有彼此町畦其心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有各得其所之妙 金誠一

性傳久在花山見府中人雖賤隸必稱曰退溪而皆有尊奉欽仰之意鄉曲之人雖非出入門下者亦知畏慕而莫敢肆或有行不義者猶恐退溪有知其化之及人如此 禹性傳

先生之學蓋以朱子爲宗不功利所棄不爲異端所惑博而不
雜約而不陋論學必本於聖賢而參之以自得之實教人必
主於彝倫而先之以明理之功持己則以正而不苟爲崖岸
之行議禮則援古而不遺乎時王之制急於脩己而不言人
過勇於從而不掩己短接人以和而人自敬待人以寬而下
自肅不以一節一善成名而所學所守之正求之東方未有
其比 禹性傳

南冥與某言曰往年承 召赴京余訪李恒之于寓邸恒之謂
余曰景浩由文章而入其學問誤矣余應曰其學問公與吾
之所不得以知者公但論弓角而已吾但論講經而已何可
與論景浩學問之淺深耶恒之滿座門徒不喜吾言多有不

平之色矣蓋一齋初習武讀大學乃覺悟盡棄業而讀書脩行南寘先生占文科初試講誦經書後入頭流隱居行義南寘歷舉其前所業蓋欽服先生之學問如此李國弼

教人

訓誨後學不厭不倦待之如朋友終不以師道自處士子遠來質疑請益則隨其淺深而告詔之必以立志爲先主敬窮理爲用工地頭諄諄誘掖啓發乃已金誠一

誠一問讀大學於理氣上未達先生曰君未學太極圖說故如此卽令讀之又曰太極圖說中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二句最學者用工夫地頭脩之悖之只在敬肆之間可不懼哉

蓋學者不可不先識體段故多教以太極西銘啓蒙等書曹

南寅聞之乃有手不知灑掃之節而口談天理之奧之譏先生貽書辨之 金誠一

嘗言性理大全中太極圖說乃吾所啓發八頭處敬齋箴乃吾受用之地以近思錄多引易說義理精深初學猝難領解故不先教學者 李德弘

又曰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學者習久無得則易至中癈不如指示本源也故先生之接引學者頗指示源頭處 鄭惟一

李德弘初志於學嘗欲學啓蒙先生曰君姑讀四書此非所急也 金誠一

德弘問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其詳可得聞乎曰學問之道不可躐等而進故孔子之門非顏曾以上則不得

聞性與天道至扵周張程朱之時聖人不作吾道不明若不詳説道學幾乎絶矣故立言著書以詔後来學者讀其書得其義則自當知之後日德弘獨侍坐先生曰向者吾抑君所問古人云與學者言如扶醉不知君所疑何説也曰不詳生物之本曰朱子訓無極而太極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蓋理雖無形而至虛之中有至實之體故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則非生物之本萬事之根柢而何 李德弘

嘗曰學貴窮理理有未明則或讀書或遇事無所往而不礙凡人言理孰不曰無形體無分段無內外無大小無精粗無物我虛而實無而有哉但真知其實無形體實無分段實無內

外實無大小實無精粗實無物我實爲虛而實實爲無而有者爲難此其所以平日每云理字難知者也問何以用工答曰工程節次不越乎大學或問所載而近日啓蒙講讀無非此事也但在用力之如何耳禹性傳

德弘與趙月川侍坐先生曰君等精察易象頗得消長之理求之諸友未易多得須十分勉旃以副余望李德弘

問啓蒙等書似不切於初學何如先生曰固是然學者亦不可不先知先儒有是說耳金誠一

先生曰爲己之學以道理爲吾人之所當知德行爲吾人之所當行近裏著工期在心得而躬行者是也爲人之學則不務心得躬行而飾虛徇外以求名取譽者是也金富倫

先生曰君子之學爲己而已所謂爲己者卽張敬夫所謂無所爲而然也如深山茂林之中有蘭草終日薰香而不自知其爲香正合於君子爲己之義宜深體之李德弘

問小子氣質偏處曰病在窒滯曰何以則無此病曰惟明理可免李德弘

嘗曰延平使學者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大抵延平之學皆在於此又曰延平之學已到得通透灑落處故氣象如氷壺秋月金誠一

己酉六月拜先生于豊基郡齋稟曰學問不專在於讀書當游歷以廣聞見至於義理亦不可以獨得當有師友漸磨輔助啓發之益先生曰君言極是聞君有志甚嘉之又曰某人甚

有文才而爲人甚虛踈可恨是知務文學矣治心最緊不可忽也余因肅爾而對曰心行不得正雖有文學何用焉先生曰學文豈可忽哉學問所以正心也是亦論語首篇註朱夫子論弟子職之意也既而拜辭先生起而送之曰子勉之矣 趙穆

辛亥正月謁先生于退溪先生終日賜敎皆以立志不篤行不顧言諄諄戒之皆爲己切實之言也 趙穆

問盤坐危坐先生曰盤坐亦好初學且須危坐 金睟

辛未七月李叔獻柳而見李景涵 潑 來話叔獻謂景涵曰始余請益於退溪先生先生默然良久曰持心貴在不欺立朝當戒喜事余曰先生敎人之意若是深切此豈獨叔獻景涵之

所當服膺吾輩亦宜勉之遂請景涵書二件一揭壁上一件而見持去 具鳳齡

明一講問疑義先生為推說烏頭力去之義曰謝上蔡来學於程夫子辭歸之日謂尹和靖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朝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和靖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蓋烏頭藥名服之能令人已疾人在賢師之側每聞嘉言善教攻其心病猶此藥能攻其身病今違師遠去不得聞教誨前日之心病復萌無藥以治之此所以有烏頭力去之憂 金明一

先生謂明一曰道在邇而人自不察耳豈日用事物之外別有

一種他道理乎 金明一

本分之外不加毫末見成説底便是道理此説先生每爲學者言之 李德弘

丙寅誠一將入泮問居是邦事大夫之賢者友士之仁者都下必多仁賢徃見以資講益何如先生曰爾今日第守靜 金誠一

嘗語及世之汨溺於名利者反覆歎惜拱手謂在座曰凡我同人須猛省此心勿爲小人之歸可乎 金誠一

一日與高峰侍坐先生曰吾輩既有意於此事人亦以此名歸之當各努力以副其名不可以虛名而取實禍吾輩盍相與戒之 禹性傳

辛酉始進謁先生請業先生曰敬是入道之門必以誠然後不

至於間斷因命名曰士誠字曰子明手書贈之 鄭士誠
家親爲士誠受學搆童蒙齋於陶山先生謂人曰鄭某爲其子
求學之志可謂勤矣因謂士誠曰爾須刻勵毋負親庭之意
也 鄭士誠

金富弼 字彥遇先生門人 聞書院 易東 學田所入不足請儲穀息利先生
曰息利二字便不是儒者所道 金誠一

碧梧公 李公文樑字大成 告于先生曰老來無寐終夜輾轉余何曰此
老人常事莫如念古人書耳 李德弘

先生謂柳仲淹 字希范先生門人 曰眼中朋友未見有將者又不曾信
向此事宜吾所爲者無足取信耶甚可憂懼 金誠一

金孝元以敬差官過謁先生請問爲學之道先生曰立志爲先

問學者之初何者爲先先生曰立志爲先然觀其所志者亦何事 金睟

教人必以忠信篤實謙虛恭遜 禹性傳

問氣質變化之法先生曰如論語中主忠信三字最爲切而已其章內上下之語皆學者所當用力處也 出鄭逑所撰鄭崑壽行狀

先生嘗言古人云不敢自信而信其師今者無師可信須信聖賢之言聖賢必不欺人 李德弘

學子質業請益隨其淺深而告詔之若有未曉處則反復詳說啓發乃已訓誨引進不厭不倦雖有疾恙不輟講論易簀前月已被重疾而尚與諸生講論無異平昔諸生久乃覺之輟

論數日病已革矣金誠一

丙寅冬同內弟尹剛中欽中往拜溪舍質問朱書文義閱數月將還安東先生因寄詩于杏堂公名復剛中之父時爲安東府使曰朱門博約兩工程百聖淵源到此明珍重手書留至教精微心法萃羣英嗟余竭力空頭白感子收功已汗青更遣諸郎詢督見病中深覺負仁情文緯世○末句用朱夫子與王子合書小仁大仁長久人情之語云云○先生自註

一日先生出示主客問答一帙曰公等試論此說何如緯世進曰觀此足以知道學門路矣先生曰然文緯世

庚午十一月初吉拜先生於溪堂柳應見亦至質問旣罷與應見歸隴雲應見曰每到于斯見先生之面聞先生之言則如舊染之滌如醉夢之醒某曰古人云開雲霧而覩青天剪荆

棘而由正路不其然乎余在少年視先生如鬼神之神明莫
測其端如江河之浩蕩不知其涯今承函丈妙言入耳而自
觧行事着眼而可明吾儕幾功力之少或有進也 權好文

問亡考嘗以國弼之名賤且無義欲改之今將以此意告亡考
之靈而改之何如且國弼性本輕薄無蘊蓄請以韜晦之義
入於名字中儕爲顧名思義之資也先生曰雖云有欲改之
意然既未及改今勿改之恐爲得之況見定之名非無義甚
賤者乎且公既知得輕賤無蘊蓄之病所當心存力治以改
過而遷善足矣何必待顧名思義而後能改耶假使名改而過
過未改又將復歸咎於名之未盡而又改名以責改耶此亦
公之病處 李國弼

德弘少時先生呼而言曰子知子名之義乎曰未也曰德字從行從直從心卽行直心也古人命名必因其人子其體之李

德弘

退溪先生言行錄卷之一

退溪先生言行錄卷之二

類編

講辨

先生與學者講論到疑處不主己見必博采衆論雖章句鄙儒之言亦且留意聽之虛心理會反復參訂終歸於正而後已其論辨之際氣和辭暢理明義正雖羣言競起而不爲參錯說話必待彼言之定然後徐以一言條折之然不必其爲是第曰鄙見如此未知如何 金誠一

與人論辨有所不合則猶恐己之所見或有未盡不主先入不分人己虛心細繹求之於義理質之於典訓己言合理而有稽則更與辨說期於解彼之惑舊見或有未安卽舍己而從

人故人莫不悅服李德弘

先生曰不能舍己從人學者之大病天下之義理無窮豈可是
己而非人禹性傳

人有質問則雖淺近說話必留意少間而答之未嘗應聲而對
金誠一

凡與人論辨未契處亦不遽曰不是但云義理恐不如是耳禹
性傳

丙寅春誠一在溪南書齋有 旨宣召先生曰爾須還去我方
病辭何敢與人講論金誠一

黃俊良嘗謂性理群書註多有舛誤請先生改正先生謙讓未
遑金誠一

問洪範太極圖說先生曰如此等處須於靜處潛心庶可得其

吉矣金富倫

先生講魯論教德弘曰謝上蔡監西竹木林場朱震子發自太

學與吊子權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願見先生久矣今日

之来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

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具飯酒

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

者與冕衣裳者與瞽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

堦子曰堦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

問曰與師言之道歟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微顯

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

論語只恁地看以上蔡語上今須如此讀然後始知論語之意而見聖人之道矣德弘承教若有所得請益曰鄉黨一篇皆二章類也聖道昭昭現在目前不但此書為然凡讀經傳皆當如是看了李德弘

問論語師門言行夫子問答不能盡錄散見家語禮記時有異同何也答曰師門言行非一人所能盡聞見夫子問答亦然當時記錄亦非一人所為何可責其不盡錄耶況家語似是後人假托禮記又出漢儒又何求其無異同耶論語講錄先生因弟子竊問難而講解者也

問老子安之註程子說羈靮設譬之意答曰馬首之形自具受羈靮之理故人得因其形而作羈靮以馭之猶老者自具安

之之理聖人因而安之少者自具懐之之理聖人因以懐之之意也同上

問温故知新論語中庸主意同異答曰中庸論修德凝道以存心為主故重在温故論語論可以為師以知道為主故重在知新同上

問三家雍徹南容與祭而不諫否答曰不知南容之諫止與否假使諫不止亦不得不與其祭蓋事父兄與事君異也同上

問以己及物推己及物仁恕之別答曰以己所固有而自然及物故為仁推己所欲惡而要以及人故為恕同上

問志學志道志仁難以爲淺深答曰志學猶可泛言志道已擇所從志仁又更親切大槩如此然亦各隨其人功力之至不至

如何難以硬定說曰某難某易某深某淺也同上

問夫子嘗曰志於仁又云志於道依於仁何也曰彼此所言各有攸當豈可謂於彼一說志於仁則於此更不可說志於道耶如此輾轉生出無限疑難何時到得灑然通透融釋處耶同上

問伯夷叔齊當立不當立曰朱子以伊川欲立叔齊爲非理謂伯夷當立然又自謂二子立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是朱子亦不以伯夷立爲至當然則何以決定言其人當立只當以二子之讓爲善耳同上

問絕四何者最害何以謂誠意章事而謂宜與四勿章通看耶

答曰四者如循環相爲終始害則皆害豈可指其一爲最害

耶通考以爲誠意章事者當其起於意而能絕之則爲能誠其意故云云又能絕四則爲克己不能克己安能絕四故云與四勿章潛玩其義皆精 同上

問回何敢死夫子在則雖遭折辱亦不當死耶答曰夫子既在則無敢死之理但可生而免與見危授命亦當視其生與義之輕重如何而決處之夫子雖存若被匡人横加暴辱必欲屈伏而使之從亂則必不偷生而苟免也 同上

問富或先於教信或重於食何也曰富先於教平時富教之先後信重於食臨亂處變之緩急蓋非富教不行故先富無信民不立故去食 同上

問有心哉擊磬乎此人聞磬聲而覺有怨危之心否曰夫子擊

磬有不忘天下之心此人聞其磬而知其心所以爲賢其謂莫己知斯己云者亦因其不忘天下而言其不必如此耳若磬聲有怨乇何以爲孔子若無怨乇而此人聽以爲有怨乇乃一妄人耳何用記其言而傳之後耶同上

問在陳絶糧曰當時列國自有待遊士之道待賓旅之具卿大夫亦有濟羈客之風所以與許多門徒周流天下去就如意不然皆自給自輸豈能常繼耶漢時詔書有孔子以匹夫能養三千弟子之語朱子以爲妄言此亦可見矣同上

問民無信不立不知禮無以立信禮孰重曰臨亂而與民守之信爲重爲學而以身體之禮爲重信與禮所重旣異故所以立亦不同無信不立謂民無以立於世而國亦不得立也不

知禮無以立謂耳目手足無所加措而身無以立也同上

問近世以中庸首三句分體用中和費隱及智仁勇又以首三句分配大學三綱領如何曰此數說今人皆謹守之無異辭然謂性爲體爲中爲隱謂道爲用爲和爲費謂教亦爲用爲費則然矣若智仁勇乃德行之名安可強牽而傅會於此乎性不知揜其心而仁則屬乎修行然則配仁於性非也朱子曰率非人率之也是乃人物各隨自然之性之謂也而智則屬乎知乃擇乎中庸之事然則配智於道亦非也至於以教爲智雖成與物之智相近然彼對成己之仁而言與此意不同而三者皆非人修德行道之義又安有不息爲勇之意乎且以此三者分配三綱領尤無理其謂性爲明德雖近然性

者人物所禀公共淵微之理明德乃指人之所得靈昭該括之名則理雖本同而所以得名者不無少異若率性則非有明之之功修道之教又非有新之之意性道教之所以得名皆平鋪地義理之名則與止至善無所不用其極者義亦不同焉又以存養爲仁省察爲智自強於三者爲勇此則然矣但子思本意於此未有三達德意思耳大抵義理本同一原若取其依俙相近者而說合則何所不合第其所以立言本意文義旨趣各有攸當毫釐之微有同有異今人必欲強其異者合而同之是以愈鑿愈乖而反失大義也又以首三句爲天道戒懼愼獨爲人道於此不當分天道人道也中庸釋義

問心意志三者先生曰所論皆踈鹵不親切仁義禮智固有主

一事發者然而就一事而熟玩之則四者迭相爲用萬正淳

所謂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黙而識之是

也請裴彦勿以粗見遽自立説撑拄説去且將性理大全程

朱諸先生論心意志仁義禮智等説虛心熟看體認精密日

月久遠真積理融不覺其忽有得也李國彌

問若遇大段難事心神茫昧如醉如泥是非混淆若十分著力

苦思則雖或得之心反怔忪實非自得也將置之一隅不爲

思索何如先生曰亦不可不思但思之太迫急期於必得則

爲病耳李國彌

戊辰十月四日八侍晝講臨文　啓曰孟子贊聖人之德曰所

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人之德隨其經歴之處而無不化中心

所存主處便是神妙不測　上問曰此章有晁氏註晁氏乃非孟子者知識不足而言語可取何也曰凡人禀受之時分數不足則雖有通處亦有塞處晁以道文章之士不知聖賢之學其所以非孟子者亦無足恠但所論是處朱子取而載之此不以人棄言也蘓軾力詆程子心術多有不正處故朱子辨邪正則以異端排斥而言之是者則取於集註大賢心事公正大不以斥其人而棄其言之善也取晁氏之言正與取蘓氏之言同也堂后日記

隆問太極性情之妙何以言妙字先生曰妙是至深至妙難形難名底意性亦有理情亦有理故曰太極性情之妙也問未發是性已發是情否曰譬如水瀦爲性流爲情瀦者出而爲

流流者自孚潴潴與流水豈有二哉 金隆

問通書誠之復註藏於己之義答曰乾道變化主天而言卽繼之者善也各正性命主物而言卽成之者性也主天之與物而言故曰物主物之受天而言故曰己己卽上所謂物非二物也 金隆

問通書言小人曰憂小人自偽何憂之有曰此憂字非終身憂之憂字也小人名勝實無不能充然自得這便是憂憂字對充然自得字看則可見其義此正與心勞日拙等語相類 金隆

問通書曰性焉安焉之謂聖而解云性者獨得於天何謂也曰天性固人所同得而唯聖人清明完具無所虧欠乃獨得於天也 金隆

先生曰意者私智潛行經營往来底志者一直去底慮者對同
磨勘底晦菴此三説最善名狀 李德弘

問敬齋箴勿貳以二勿叅以三二與貳三與叅義同異何如先
生曰二與三成數也貳叅成其數之名也易曰叅天兩地記
曰離坐毋[離]立毋往叅焉論語曰不貳過此叅貳字亦此意也
金誠一

德弘問觀書一絶先生曰半畝方塘一鑑開言心之全體湛然
虛明底意氣象天光雲影共徘徊言窮而能感物来畢照之
意問渠那得清如許言何由而有此虛明體段爲有源頭活
水来明天命之本然矣 李德弘

資品

先生自少天資近道精明温粹篤厚真純其處心行事出於道義未嘗爲血氣所動 金誠一

先生天品甚高充養有道襟懷灑落韻致清遠莊正誠實不欺閨室端居敬肅毅然之色若不可犯而至其待人之際温恭謙遜一團和氣開懷與語洞見心肝又謙虛好問舍己從人人有一善若出諸己己有小失雖匹夫言之改之無吝色 鄭惟一

弱冠時與諸友肄業于榮川醫院上舍朴承健時以少年方讀小學熟察先生動靜合於所讀書問曰公曾讀小學否先生笑曰未也 李安道

先生温良恭謹端詳閒泰暴慢之容忿戾之氣未嘗加諸身瞻

之也儼然有可敬之儀則郎之也温然有可愛之容德一金誠
平易明白先生之學也正大光明先生之道也和風慶雲先生
之德也布帛菽粟先生之文也襟懐洞澈如秋月氷壺氣象
温粹如精金美玉凝重如山嶽靜深如淵泉望之可知其為
成德君子金誠一

起居語默之節

居處必靜整几案必明淨圖書滿辟常秩秩不亂晨起必焚香
靜坐終日觀書未嘗見其惰容金誠一

平居未明而起斂襴衾簟盥櫛衣冠日以小學自律小長遊庠
序雖羣居偃息之中必斂容端坐衣帶必飭言行必謹人皆
愛而敬之不敢以慢侮加之金誠一

平居未明而起冠帶出就書室斂形端坐不小跛倚終日觀書
或默坐思索或吟詠詩句自世俗所好未嘗一經於心 鄭惟一

平居未明而起靜坐一室兢存研索有若泥塑然及學者有問
毫分縷析洞然無疑雖至愚之人皆有所感發而興起 禹性傳

先生之燕居終日端坐雖或氣疲身困未嘗有偏倚放肆之容
至於精神倦憊則乍出江臺以發舒之或隱几而少休憩焉
李德弘

終日靜坐或時盤坐亦必端莊不少欹側有時體倦瞑目端坐
而已 禹性傳

先生坐必端嚴手足不動與諸生相對有如尊賓之在座侍坐
不敢仰視及進前授學和氣薰然誨諭諄諄從頭至尾洞然

無疑晦 鄭士誠

乙丑秋冬性傳寓溪南書齋見先生常處東齋至夜深乃就寢未明整衣冠出齋逐日如是 禹性傳

先生平日在家在山非講學應接之時則左右靜無人爲嘗言某獨寢玩樂齋中夜而起拓窓而坐月明星槪江山寥廓凝然寂然有未判鴻濛底意思 李德弘

戊辰七月十八日早發將入京抵廣津適遇大風雨波濤洶湧幾至覆舟舟中人驚懼失措先生神色不動 李安道

先生應夂應物動靜語默各有其節人若有不當問而問不當言而言則必正色不答 金誠一

先生與衆人言和說無諍與大夫言未嘗不正色極言辨之 李

國弼

不言他人過失而或有所聞必有矜惜之意不言時政闕失而或有所聞必憂形於色 禹性傳

問見人之不善輒加矜憐而不怒何如先生曰是或一道惡不仁亦公天下之心要當拜行為可耳 李國弼

先生與衆人言其言有理則欣然應之如有不當者則默而不答人自悚惕是故慢褻之言庸瑣之說未當至於耳矣 李德弘

凡與人終日商論懇惻之意愈久愈篤就有未合未嘗變其辭色亦未嘗有傲惰戲侮之意 禹性傳

言若不出口而其論學詞辨痛快無所疑礙體若不勝衣而其處事筋骨硬直無所回撓 禹性傳

律身

先生二十一歲聘夫人許氏相敬如賓 呉澐

爲擧子時嘗遊郡庠衣冠必整言動必謹其接人之際雖不爲崖岸而自有難犯之色肅然人敬而愛之 金誠一

先生自少時爲人所敬一鄉儒生會于山寺箕踞偃卧及聞先生至其年齒高於先生者莫不斂容以待之未嘗敢喧呶作戲於其側 禹性傳

自少時書字必楷正雖傳抄科文雜書鮮有胡寫亦未嘗求諸人蓋厭人之亂書也 金誠一

道山 賜暇之日同僚皆放曠無撿日以觴詠爲事先生獨終日端坐或閉户觀書雖時與諸人遊賞而亦不至流放同僚

皆雅敬志操亦不以異已嫉之 金誠一

先生 賜暇在東湖如林亨秀字士遂號錦湖諸公日事遊戲先生對案靜坐未嘗少變而亦不見其苟異彼亦未敢以戲語加於先生 禹性傳

立朝之日靜以自守雖知舊間亦未嘗僕僕往來其所遊從者皆一時之望其所接引者必向學之士 金誠一

登第未數月有翰林薦時金安老當國素嗛先生其黨之在言路者論以遊人之族見遞蓋安老家在榮川先生亦贅寓其鄉安老欲令來見而先生終不安往老深啣之後先生娶權礩女礩乃碩之兄碩 於中廟朝謀誅南袞沈貞坐死安老因此擠之 金誠一

在都尹元衡為榜會先生稱疾不往金誠一

關西素稱紛華士之落於坑塹者前後相望先生嘗爲咨文黙

馬以事留義州一月絶無所近行過平壤監司爲飾名妹以

薦竟不之顧金誠一

權同知應挺知安東嘗載妓樂過書堂先生作詩諷之權後乃

不敢金誠一

門賛有中司馬設慶宴者陳優戲以娛賓先生若無見也一鄭惟

居家附倫約

少孤奉母夫人甚謹承顔順志動無違拂母夫人察其志慮高

潔不合於世嘗曰汝仕宦宜做州縣不宜作高官恐世不汝

容也金誠一

先生早失先子先夫人窮居其應舉決科實爲便養計也適坐舅罪不許臨民之官未幾大夫人下世先生每懍蓼莪風樹之感門人語及養親之事則必蹙然稱罪人 金誠一

自陞六品爲便養乞外而安老沮之竟不得一縣爲終身之痛 李安道

先生每遇生朝禁子弟獻盃曰某於先妣無恙時不得行焉今豈忍享此也然先生五兄寀訪公 名澄 攜壹以來子弟及門人因是略進杯盤則亦不固辭也 金富倫

家法甚嚴閨門雍穆事其兄如嚴父賑窮族極其力 鄭惟一

閨庭之間莊以涖之慈以育之撲御之徒恩以撫之嚴以御之内外上下衣服飲食各稱其分子弟少長教養戒勑各因其

村李德弘

先生曰世俗有薄待正妻者伉儷之誼豈其如此須處之有道勿失夫婦之禮可也 金富倫

與子寯書曰父子異爨本非美事但汝兒輩長成婚嫁無容身處勢不得不至於此且古人父子雖不異財亦不可混處故有東宮西宮南宮北宮之制今與其同處而異財孰如別處而猶不失同財之意乎 家書

未嘗見其詬詈婢僕如有失誤亦必教之曰此事當如是未嘗變其辭氣 禹性傳

聞兄弟有過則可相言之否先生曰但當致吾誠意使之感悟然後始得無害於義若誠意不孚而徒以言語正責之則不

至於相踈者幾希矣故曰兄弟怡怡良以此也 金誠一

察訪公若至宅則出門奉迎必序坐一席怡愉恭謹之容睟盎於外望之令人生孝悌之心 金誠一

察訪公入門常讓先生先生蹙然如不自容鞠躬而立曰何敢如是一日語及門生曰古人事兄如事嚴父出入扶持居處奉養以盡子弟之道今我只有一兄而未得盡子弟之道可歎 金誠一 先生五兄潛河瀣大憲公瀣已卒察訪公獨在故云一兄

先生四兄大憲公被謫將赴甲山出城而卒性傳本生大人為金吾郎護去乙丑秋先生言于大人曰某於城主素有感恩事而不忍言及尚未發口因嗚咽不能言若慟初喪 禹性傳 性傳本生大人名彥謙庚戌為禁府都事押大憲公謫行見公杖創病甚止中道白令安意調息吏卒懼及禍更諫不聽竟為忏

黨所陷會大憲公卒而免時爲安東
判官先生先塋在安東故稱城主

問妻之娣孤寡無所於歸又無家可別居則同室而居何如先生曰此恐於義有未安也今人雖以以妻娣妹爲至親無間內外然歐陽公兩娶薛家呂東萊再聘韓無咎女古禮如此則今以至親待之同室而居豈是別嫌之道若無所歸則但當築室而居經紀生理俾不失所可也因曰嫌疑之際不可不愼昔歐陽公收養族女之無依者及長嫁之又寡因畜之一家忌公者謂公不循帷薄有識者皆疑之公至上疏章辨誣然後方雪此亦不能別嫌之過也 金誠一

先生雅尚儉素盥用陶器坐以蒲席布衣絛帶葛屨竹杖泊如也溪上之宅僅十餘架祈寒暑雨人所不堪而處之裕如也

永川郡守許時嘗歷謁曰隘陋如此何以堪之先生徐曰習之已久不覺也（金誠一 此以下附儉約）

農桑細務未嘗失時量入爲出以備不虞而家本清寒簞瓢屢空環堵蕭然不蔽風雨人所難堪而處之裕如（李德弘）

德弘祖父川沙家斜廊一間未足於接客蔽雨以茅廣軒以板先生每見歎其儉素寒栖巖栖軒皆依其制舊宅亦如之其尚淳儉如此巖栖補簷近易以尾殊非先生之本意云（李德弘）（德弘祖父李公賢佑葬巖之旁居川沙先生詩所謂幽叟川沙李丈居者也）

玩樂齋新建先生顧德弘曰吾意本在矮屋而木工當我八齋於墳庵自作張皇高大至此心甚愧恨也（李德弘 齋高八尺廣八尺）

辛巳聘許夫人夫人家頗饒先生侍奉之暇時往來焉常騎瘦

馬婦家雖有肥馬亦未嘗乘也 李安道

先生在都下不喜乘軒至於詣　闕入　侍之日雖無馬必借騎於人而未嘗乘軒 禹性傳

許夫人田莊在榮川郡頻饒溪上則只有薄田數頃而終不居于彼 金誠一

奉先

節祀時享雖祁寒盛暑非疾病則必往奉櫝奠物不令人代之或得節物或異味則或乾或醢遇節祀享祭則薦之蓋先生支子也未得行薦獻禮于家廟故如此 金誠一

先生得新物必送于宗家俾薦于廟如不可送者則必藏于家待其可祭之日而具紙牓不設祝文又不設飯羹只以餅麪

祭之德弘問其所以曰所居稍遠於家廟旣不得如意助祭又未敢當主祭之道故如是朱門支子居他者亦有此例也 李德弘

與兄孫宗道書曰李德弘寄松蕈五箇新物故送去但如此之物單薦勢不便或湺或乾謹藏以後待日因薦他物時偕薦或祭時供進亦可 家書

先生以俗節墓祭爲非禮而亦循俗上塚未嘗祭於家廟蓋亦朱子答張敬夫俗節一條之意也 金誠一

先生或行忌祭于齋官或問禮乎先生曰祭於廟禮也宗家或有故則齋官乃墓所非佛寺之比也子孫會祭于此亦無妨 金誠一

先生行祭既畢雖已撤席又移時向神位而坐 李德弘

釀祭酒必擇淨處果脯爲祭而儲則不敢他用 李德弘

先生在京之日或有祭釀酒無温房入置寢室雖日凍夜黑而便溲必於房外 禹性傳 此一條於先生實是小節然可見君子一毫不放過處故并記之 本註

忌日不設酒不受肉雖不與祭齋宮居外寢以終日其待人亦如是一日客來將設酒知其人有忌旋令止之惟設茶鄰府嘗送獐適丁忌日乃送還 金誠一

與子寯書曰神主 權夫人神主時未及再期 欲姑安於温溪家外房又有一討余既有專城之奉禮權 缺 享先人從 先生支子故云從權 則汝兩母亦當從享故兩神主皆欲來安於郡齋然此事當更詢酌而爲之不可卒然也 家書

先生家廟在温溪里宗子無後兄子進士完當承祀而已定居于他處以撤還為難先生責以大義反復曉喻完令其子宗道還居以奉宗祀先生猶以為喜出其財力經紀其家凡所以周恤安集者靡所不至宗家歲久頹落宗道欲修治而家貧無以為財先生令伐墓木以為用或以斬丘木為疑先生曰以之為私用則固不可若取墓山木之治先祖之宮以奉先祖之祀則是肯構之大者也有何不可乎 金誠一

與子寯書曰孤山(先生前母金夫人墓所)火起之由今見朴奉事始知之不勝驚駭雖云已滅未知塋域得免與否假使幸免若其主峯近處不免則人子之心安可不亟往見之安然遠在乎上下今方憂旱恐有朝官受由外方之禁然此事非尋常 之

比宜可受由也 家書

戊辰十二月二十五日大政追 贈祖先初先生陞一品一年不推 恩子寯請曰不爲推 恩何也答曰余以虛名濫至於此何敢更請推 恩況先妣戒余要毋過一縣監而不承先教今至於此推 恩非先妣之意是以未敢也至是人多言其位在崇品不爲追 贈似爲未安故始爲推 恩焉李安道

家訓

與子寯書曰讀書宜擇地乎在鄉在京惟立志如何耳須十分策勉逐日勤苦做工不可悠悠浪送日月也 家書

又曰汝本不篤志於學若在家悠悠度日乇爲廢學須速與完

姪或他篤志也交負笈上寺三冬長夜勤苦讀書今不勤苦做業隙駟光陰一去難追千萬刻念毋忽毋忽家書

又曰汝以一身奉饋奠脩學業而旁理家務想未免有撓汩之時正當隨宜順處不廢素志爲可耳若牽俗務而廢志業者終爲鄕里之陳人而已可不戒哉家書時寓持權夫人心喪故云奉饋奠

又曰宜寧之事若不能善處非徒汝陷於非義亦吾之恥也須審度可否隨宜順理遜言恭色而處之視棄其物如棄草芥要不失子弟之道至可至可家書

又曰途中及到彼之後凡持身處事切宜日日謹愼毋敢怠忽常以文公訓子帖之言念念不忘庶幾不至於有過之地此意平時猶當勉勉況汝爲喪人乎家書

又曰殿齋時寓爲集慶殿叅奉無事或讀書或寫書儘好做工夫也晦庵書不但寫之兼須粟究玩味有未曉處付標待問可也家書

又曰聞蒙兒安道小名阿蒙尚居宿於內禮云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今此兒已十三年四尚未出外可乎聞巫女頻出入此事甚害家法自我慈氏以来全不崇信吾常禁絶不許出入非但欲遵古訓亦不敢壞家法汝今安可不知此意而輕變乎家法

又曰近見吳察訪彥毅以其子守盈不專學業務爲服飾之華好大怒訶禁守盈奴持價来貿之物或不得貿之吳尻此意甚好余則從前不能如此之嚴使汝徒事習俗外累此非獨汝之過也大抵士君子當以風素文雅恬淡寡慾自處而餘事

及於生業則無害若全忘文雅脩潔而埋頭沒身於營產脈
餙之末則此乃鄕里俗人所爲何有於儒家之風乎 家書

又曰營產等事亦人所不能不爲者乃翁平生雖踈拙亦豈全不爲乎但內專文雅而外或應務則不墜士風爲無害若全忘雅尙沒頭經營則是爲農夫之事鄕里俗人之爲故云云耳 家書

又曰今人雖無學力不至於大過者其資質不甚駁故也若氣禀駁而又不加矯揉克治之工率意直行則其過尤之積將不勝其多且大矣近覺汝於義利之際不甚分判是汝資之偏處不可不知故預戒之耳非謂汝已陷於大過而督責之也樊須遊聖人之門而自知其氣質之偏故有脩慝辨惑之

聞此可謂善學矣汝勿訝吾言之太早而思古人為學之實則知吾意而有益於汝矣人雖無過過而能改是為大善矣 家書

又曰貧窮士之常事亦何介意汝父平生以此被笑於人多矣但當堅忍而順處自脩以待天可也 家書

又曰汝無所歸贅寓艱窘每見汝書輒數日不樂雖然為汝自處之道尤當堅苦自守安分俟命不可遽生戚嗟嫌恨之意以至於作過取譏也 家書

與孫安道書曰今聞乳婢棄三四朔兒當上京云此無異於殺之也近思錄論此事云殺人子以活己子甚不可今此事正類此奈何奈何宗家必有乳婢矣五六朔間兼飼相濟以待

八九月間上送則此兒亦似可以粥物活命如此則可以兩
活無乃大可乎若不能然必欲　送則寧使絜其兒而上去
兼飼兩兒猶可也直令乘去仁人所不忍至爲未安故先告
之更思之 家書

又曰金謹恭學識精詳必是佳士未知已往見否泮中處之甚
難而汝則尤難言行之間常常謙謹毋以所不知爲知切須
操持勿放勿傲勿多言戒之戒之 家書

又曰汝凡事當謹愼而今見寄而精書大字亂草此何意耶愼
勿好爲麁狂之態 家書

與兄孫宗道書曰汝窮生多累不得專業是可爲慮然亦出於
事勢之不得已安可避哉惟當更加奮勵雖在家中猶可檢

冗讀書何得托以治生而專癈耶家書

與凡孫善道書曰所云學業在汝篤志與否志篤則何患業不進否則時發如此之歎無益也家書

訓誨子孫必先以孝經小學等書略通文義然後及於四書循循有序未嘗躐等爲子孫有過則不爲峻責警誨諄復俾自感悟雖婢僕亦未嘗遽加嗔罵閨門內外怡愉肅穆不動聲色而萬事自理焉金誠一

處鄉

先生居鄉凡調役征賦必先下戶而輸之未嘗有逋稽里胥亦未知爲違官家嘗出坐溪邊里胥來告曰今年栢林之禁進賜戶當之先生笑而不答蓋栢林在溪東令先生戶守之也

金誠一

郭趪爲宣城宰嘗語人曰此縣租稅貢賦吾無其憂矣李先生率戶先入備納鄉里小民畏先生之義而爭自來納猶恐或後不煩一呵靡有所欠吾何憂哉（禹性傳）

戒子寓書曰人家子弟當以謹愼畏法爲務其穀旣爲官穀（時先生榮川田庄所收穀自官封爲私債將充賑資）乃任然取用此豈儒門子弟讀書知義者事耶汝若不改此心後日居鄉行世到處作過豈不爲憂此余所以丁寧不已也（家書）

陶山精舍下有魚梁官禁甚處（嚴）人不得私漁先生每當暑月則必居溪舍未嘗一到于此曹南冥聞之笑曰何屑屑也我自不爲雖有官梁何嫌何避先生曰在南冥則當如彼在我則

當如是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不亦宜乎 金誠一

先生婿子辛弘祚訛訟于本縣先生令不相往來不通書札其於太守亦如此 李德弘

籬下無良丁之接 李德弘

濟流引十里外水小灌廣遠者旱不得潤年比不獲先生曰是我水田在其上故也吾雖田之燥可食彼非水田濕不可穡郎田其水田其推恕及人如此 李德弘

鄉人志學者或能隨品官之列先生曰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以隨行爲恥何意或曰門地卑微者居右賓有牛後之恥先生曰鄉之所貴者齒也雖居下於禮於義有何不可 金誠一

金富弼富儀富倫琴應夾應壎佩酒以謁先生先生論鄉坐分

貴賤之非只當依古齒坐金富倫曰古今殊異不可如是先生援据古今終日極辨諸人路呈一詩云先生上古論序子宋世言書院規模定何須鄉坐分 李德弘

先生曰凡處事若拘於他人而勢難違衆則觀其不甚害理者而或勉從之惟內自益著工夫耳若內無工夫而遽爲高格之則則人爭惱之而致謗矣凡在一家之內亦然此人之所難處也 金富倫

問嘗謂爲長者糞之之禮於父兄宗族則可非吾父兄則吾何必執廝役之勞也後乃思之雖非吾父兄不可無執敬之禮也何如先生曰所論事長之禮大槩得之大抵君子於吾父兄篤盡孝悌之道尊吾親以及人之親敬其長以及人之長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肩隨之非假設而彊為之
皆自尊吾親敬吾長而推其餘以及之但其敬之之禮或隨
其人而有差等耳况以西銘父乾母坤民吾同胞之義言之
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凡天下高年之人皆吾一家之長
也吾安得不推吾事兄之心而事之乎 李才彌

問侍食於長者欲後食則有違古禮欲先食則恐駭人見何以
處之得中或曰亦不可茶飯此則何如先生曰先長者而食
則大駭於俗固不可為之若於長者不擧匙之前先自擧匙
且視顏色而若先食然則庶幾得中至於茶飯之事尤未安
不為甚當 金睟

先生常守靜端居未嘗出入而若斯文雅飲里社集宴則亦時

往為親戚若有吉凶慶弔則近必親往遠必使人致禮至老

不廢金誠一

先生當鄉人宴飲之請若無故未嘗不赴酒一行必還酌主人

以答其禮雖畢行小子無不開顏溫語盡其懽洽而返飲酒

不量只是浹洽而已李德弘

縣校行釋菜禮校生致胙則先生具衣冠置胙于堂拜受於庭

下即於堂上設胙校生執盞跪先生出位俯伏跪飲飲畢俯

伏而退或有在坐者亦令依右行之先生復執盞跪校生受

飲如上儀禹性傳

辭受

先生嚴於辭受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取予於人若州縣官

以交際之禮来饋則亦不苟辭時有一官頗不廉數来謁時或致物先生亦受之門人趙穆甚不悦雖蒙不及致問賍以愚忖之先生非苟受也細觀孟子郤之恭不章則可意會耳 全誠一

先生所親厚方伯守令或有饋物者必度義或受之或辭之要不爲迫切也 全富倫

州府若有饋遺則必先送于察訪公次分于隣曲親戚及門人之来學者未嘗留恵於家在京俸祿所入足以贍餘皆周恤親舊而必以親疎貧富爲度未嘗傷恵焉 全誠一

先生嘗栖月瀾寺有饋橡魚者分送隣家乃嘗之 李德弘

子弟求藥於內醫院先生曰不可小。問曰此非如他子物求之

何害先生曰義有未安決不可為也 李國弼

乙丑冬尹復為安東府伯來謁先生出接之尹納禮單先生偶不開視及尹辭去八見之乃有獐肉是日先生家忌也即具書追還蓋以忌日受肉為未安也又於十二月二十四日乃成廟忌日趙士敬持酒肉來亦不受其肉 禹性傳

問安東府伯所送魚肉先生以其忌日不受家子忘之忘意以為留置未安則分諸隣里親故以副饋物者之誠心何如先生曰魚肉之饋適值忌日則還之似近矯公之所責矣是時府伯不知其有忌將魚肉來欲為款某於其人也則以忌辭之於其魚肉則冒忌而受之可乎受之既不可則留家與人皆無說矣故如是處之耳 李國弼

問先生於義城之饋卻其乾魚而受其筆墨若其義則皆受之不義則皆不受何以擇其大小而受之乎先生曰嘗觀朱先生於趙子直之饋受人參附子而卻其割俸之物於或人之饋受其江蟹而卻其布蓋當其時趙公及或人皆有所失而其過不至於絶故交受輕物以示不絶之意卻重物以警其人之失矣鄙人辭受固所不論然彼時所處則無不出曲折

李國弼

睟嘗侍溪上時有人李憙獻雉適值先生母夫人諱日以是為辭後日言之曰前者某人之雉非但忌日受之心有所未安當以私忌為客設素飯意甚不安欲具魚肉饌以饋而恐客之不敢當也今者自持之物受言藏之不熟而供尤為未穩茲

未敢受諸也 金睟

丙寅趙 召到醴泉 上狀辭以疾寓安東山寺待 命府中供億皆卻而不受只使山僧炊飯蕭然若寒士也子嵩時爲安奇察訪往侍亦令卻其下人蓋厭其煩也 禹性傳

初除安東府使有居安東人因婚姻之故來謁致賀兼獻肉膳先生辭之不得姑命留之去後卽使人追還 金富倫

先生初陞通政趙松岡 士秀 遺以錦衣 堂上服 先生不受 金富倫

戊辰八月十日成均館釋奠後送魚酒先生意謂宰相家例送之物旣而聞之以大提學知館事故也方辭大提學受此未安不受 李安道

德弘問孔子於朋友之饋雖至車馬不辭何也曰義也無可辭

之道然則先生何以不受金而精之驢曰古人父母在饋獻
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其人有父母在吾何受之李德弘
諸生嘗侍酌溪堂碧梧公讓于金而精而精固辭先生屬辭曰
辭讓亦有道焉若平交則可矣若長者則當順受其命不敢
固辭第示未安之意可矣李德弘公金自京初來故碧梧讓之本註
問或人云凡求請於求字有惡而無善然乎先生曰大槩言之
或人之言甚善世間多小人事不好處皆從此一字起凡人
之辱身喪節者負累招尤每每由於此士欲抗志立節者須
當以或人之言爲第一義常自激昂庶不到得墮隨然而彼
已之間分誼有輕重厚薄所求之事所處之時義理曲折亦
甚多端惟於此處大段着精彩從義不從利則或不至於罷

累矣 李國弼

權公礩先生之外舅也其宅在京城西小門内嘗欲與之先生辭不取後雖入都常僑寓他處未嘗居之 金誠一

退溪先生言行錄卷之二